



岁月留痕

刘国贤

为您竖起大拇指

我们身边的九十高龄者渐渐多了起来,像遵义五中原校长刘建昌这样健康且身心都显得年轻的却不多,以致前些日子见到他时,我几乎没有词语来表达那瞬间的惊讶。

我滞留美国这几年,和刘校长都有微信联系,知道困扰他多年的神经痛已得到控制,虽感染过新冠病毒却很快痊愈,且没有“三高”,心脏也好。但在我的潜意识里,迈过九十岁这道坎的人,总是有所不同的。这叫推己及人吧:我离这道坎还有几步,就有好多的“不同”了。所以,我不要他下楼来接,独自上到三楼。哪知,开门迎接我的刘校长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,从面容、腰板以及肢体的灵活劲儿、耳聪目明等方面来看,他的状况感觉比很多老年人都强。

两个女儿让父母享尽天伦之乐,饱尝幸福滋味。刘校长自己也身心健康,健谈、爱谈,这恐也是刘校长长寿的一个原因吧?

至于他本人,则认为健康多源于心境的快乐与平静。毕其功于一生的教育,遍地桃李芬芳,丰收总会给人带来满足与幸福的。

今年七月初,刘校长从北京回到遵义,在女儿刘丹家小住。那天,在刘校长家的五个多小时畅谈,多是我有所闻见、至少是不陌生的人和事。他讲述中的条理和逻辑,我是感受到且佩服不已的。尤其是那些对别人话的转述,刘校长还能绘其声、

描其形。

我无缘听到刘校长的当众讲话,但因为我们两家是近邻,刘校长会经常到我家和我老伴伍定波长谈。老伍是刘校长从遵义二中“挖”过来的,对他工作上信赖有余、生活上关爱有加。比如为解决我家女儿去北京上学的路费困难,刘校长提笔替老伍写了张三十元的临时困难补助申请,为我家解决了燃眉之急。

伍老师一度上三个班的语文课,每周还要在语文组搞业务培训。他俩同属性情中人,性格直率、透明,而站的角度又各不相同,这样,无论谈工作还是谈思想,他们的交谈却总是不乏欢笑颜开、和风细雨,有时也会有纷争和辩论。我保存的相片中,有一张刘校长和伍定波的合照,就是在一番争辩后在我家楼下照的:两人勾着肩,很难找到什么分歧和上下级之间的鸿沟。

我们在五中的住房正对着操场。我下班回家,每每会在操场或宿舍楼下,见到刘校长和老师谈话。有时,我煮好饭,来到阳台,还看到他们谈话未完,不禁令人感慨:这个校长耐心真好,腿脚真好,嗓子眼也真棒。殊不知,谈话,尤其是这种个别谈话,是刘校长每天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据说刘校长很少在会上批评人,教育帮助都在个别谈话中进行,这是对别人的爱护与尊重。直到退休三十余年后的今天,刘校长还能一如既往地得到人们的尊敬爱戴。他每次回

遵,五中退协总要聚会欢迎他。

早年,就有人称校长为“刘铁嘴”。那天的摆谈中,我问他当过记者或教导员没?他说一直是“作战参谋”,一个并不需要讲很多话的职务。看来,“铁嘴”是当校长后练就的。

建校前期,五中急需名师。信息灵通的刘校长,还从二中的厨房“挖”来一个炊事员当老师。由于他慧眼识珠,此人得以重用,成了教高中数学的骨干。

刘建昌校长不满30岁就当中学校长。几十年间,好像都在“啃硬骨头”,而且卓有成效。特别是之前的五中,长期是民众眼中非重点的“重点”,非示范的“示范”。这是五中老师最感荣耀之事。人们把成绩归功于校长,说他知人善任,调动了学校所有的积极因素,发挥了每个教职员工的主动能动性。刘校长却说,成绩属于全体教职员工,是大家干出来的。

同一个事,能从不同的角度,用不同的语句表达。人们说刘校长是“铁嘴”,实际是称赞他始终清楚、清醒、清晰的头脑及总能与时代同步的认知和观念。

吃过晚饭告辞出来,刘校长非要送我出小区不可。见他穿得少,又跛着拖鞋,怕禁不住寒意,上坡下坎也不便,可他态度却相当坚决。沿途有多级梯坎,我们走得缓慢而稳健,夕阳的余晖将彼此的身影映照得格外灿烂。

大地情思

肖莉

再忆《月光下》

月光格外皎洁,我坐在窗前遥望月亮,更感觉它的明媚、静怡。我的思绪穿过深蓝色的夜空,跨过岁月的堤坝,回到了故乡的木楼学校,回到了月光下的教师宿舍旁。

我听到一位女教师柔弱的声音:同学们好!我看到她顶着月光,夜深人静,还在窗前批改作业,时而一脸灿烂,时而眉头紧锁,时而用手捂住嘴,轻轻咳嗽……

读初二那年,我的作文《月光下》被语文老师推荐到县里参加竞赛,获得二等奖。当校长把奖状和奖品(一对毛巾、一个海绵文具盒、一支钢笔)领来发给我时,我激动得流下了热泪。

其实,我的泪水,不为奖状,也不为奖品,而是为作文可以让同学们看到。我希望,文中的老师所教的学生,能了解她、理解她、敬重她、感恩她。

《月光下》中的主人翁是化名,但同学们都知道,她的真名叫刘敏,是我们初二(2)班的英语教师。

刘敏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那瞬间,我记得很清楚:一身米色小西装,咖啡色中跟皮鞋,手里拿着笔记本、英语书;妹妹头、大眼睛、樱桃小口,一脸的微笑,神采奕奕。她步子轻盈,走到讲台前,开口说道:“同学们好!很高兴认识你们,What is your name?”

本来,大家为刘敏老师走进教室的和蔼可亲、漂亮气质钦佩不已。可当她一发声,全班同学顿时惊呆了——因为她的声音小得像空中缥缈的云朵,轻得像随风飘下的树叶。

“声音咋这么小?学校为哪样安排这样一个老师?……”有的同学开始窃窃私语。

我静静地注视着刘敏老师。她若有所思地看了同学们一眼后,开始点名、讲课。

或许是因为我的同桌也叫刘敏,英语老师朝我的位置深深看了一眼。以至于第二天,她指名要我回答问题,我也认为是沾了同桌的光,否则,她不会对我的名字那么熟悉。

之后,只要是刘敏老师的英语课,就有同学做其他作业,就有同学看课外书籍,就有同学打瞌睡……理由就是:听不清、听不懂。

刘敏老师从没批评过同学们。见到打瞌睡的,只走过去,轻敲一下课桌,然后回到讲台,继续用那微弱的声音,费力地讲着课。

不久,我们班开联欢晚会:唱歌、抢答题、讲笑话等。晚会结束,我这个走读生就与同桌一起住在了宿舍。深夜,我翻来覆去睡不

着,睁着眼,仰望一会灰暗、静悄悄的天花板后,悄悄起身,走出宿舍,朝操场走去。

月色溶溶,如同闪光而缓缓流动的清水倾泻在我身上,莹白如毯,衬托着周围的朦胧,美丽极了。

我心情愉悦地在操场转了两圈,准备回宿舍时,眼睛却定格在唯一映着灯光的一扇窗子处——那是教师宿舍的窗子。一团迷雾在我脑海里回旋:这么晚,哪位老师还没休息?我悄悄靠近那扇窗子时,发现窗内坐着的是我们班的英语老师,她正认真地批改着一大摞作业本。现在多少时间了?她还在批改作业?我心疼地悄悄望着她。

她改着改着,脸上忽而露出灿烂的微笑,忽而眉头紧锁;或者,忽而用手捂住嘴,轻轻咳嗽一会儿,又开始埋头工作了……直到她起身关灯,我才泪眼婆娑地离去。

第二天,刘敏老师手抱一大摞作业本,轻盈地走进木楼教室。我一下明白,每天作业本上的每一处纠正、点评,都是她借着灯光、顶着月色、用心血浇灌的成果。她对每个学生的作业都批改得非常认真、细致,并不是因为我的同桌也叫刘敏,就优待我。

就在这天,语文老师告诉我,刘敏老师是因为我们学校缺英语教师,就拖着病痛,作为代课教师,义无反顾地来到这里,住着开门都发出“吱嘎吱嘎”声的木屋宿舍。

我心疼不已,不禁想起曾听一位老师说,诗歌是一个人在动情时倾吐的语言。

而我想,作文,也应是动情时倾吐的话语。

于是,我把刘敏老师化名,写了一篇作文《月光下》交给语文老师,目的是以此文证明:不管刘敏老师的英语教得好与否,不管她的声音有多小,她对学生的真心付出。她是因我们学校差英语教师才来这里,并且拖着病,住着简陋的宿舍,不分昼夜辛劳着……

没想到,《月光下》在县里组织的征文大赛中获得二等奖,还被语文老师在班上朗诵。这以后,同学们开始认真听刘敏老师讲课,不再打瞌睡,不再看课外书……那柔弱的声音变成了涓涓流水,甜甜地淌进了我们心田。

全班同学的英语成绩也突飞猛进。

转瞬,《月光下》的记忆已快四十年,刘敏老师的去向我也不知。但她一直驻在我心里,从没离开过。

今夜,再托美丽、柔和的月光,寄去我真诚的祝福:愿刘敏老师永远吉祥、安康。



高浩

李怀斌 摄